



龍尾山很偏僻、很高,山腰有一間木板蓋的很普通的獨屋;有一條小路從這下到山腳,很陡。

這屋里獨居着一個紅顏鶴發的老人,是解放前就住在這裏的了,誰也不知道他是從哪里搬來的,人們只知道他已有九十九歲。這年鄉里一個“筆桿子”爲了增強其一篇介紹本地風情的作品的吸引力,便把老人說成是百歲老人,將這屋寫成是“百歲屋”。

恰好,這年縣里要發展旅遊業,大力挖掘旅遊景點,便將這里列入了旅遊景點。慢

春天注定要有幾場春雨來滋潤的。羊年春節期間,一簾春雨催發了老同學的久別相聚之情。於是,我們這些 81 屆畢業的高中生,如同雨中破土而出的竹筍,再也按捺不住一顆顆急切相見的心。我對着鏡子整着容裝,轉首間好像就撥開了 34 年的時光,恍若當年的同窗又坐在了一起。

我下午去參加聚會時故意不帶雨具,一任牛毛细雨撫摸着臉頰。老同學啊,今天會變成怎樣?當我仰起頭看到那家酒樓時,撲撲跳的心似乎在催促着電梯快快上去。在走出電梯的一瞬間,我耳畔仿佛又聽到了校園里的熟悉鈴聲,仿佛又嗅到了昔日老同學身上煥發的青春氣息……

“老同學,我想死你了!”在走道里我和高二(1)班的一位同學雙手重重地握在一起,一同踏進屋內,才知道這里聚了三個班的許多同學。我環視着六張快坐滿的圓桌,目光與衆多的目光再次相逢,真不知先坐在哪里好了。今年班的老同學雖然有的姓名互相已經忘記,但往日在校園里經常相遇,雙方在心底肯定留存着一份或濃或淡的美好。我先走近坐在一起的三個班的班主任面前問好,迫不及待地拿出相機與他們合影時,一些同學紛紛攙着我靠近老師,大家還像從前一樣,擁愛着自己的老師。

“一輩子同學三輩子親”,當主持的同學道出這句心言時,同學們和老師歡呼如潮,有的甚至淚眼盈盈。同學聚會有着說不完的話題,回憶同學間的快樂往事,互訴同學思念的煎熬,描繪你我對未來的憧憬。在同學歡聚的時刻,人們灑下的是笑語,傾訴的是衷腸,珍藏的是真情,淡忘的是憂傷。班主任代表蔣宗舉老師在聚會上懷抱着鮮花致辭中說:“我當了幾十年的老師,人生覺得在這個時

慢地,老人的名氣越來越大,“百歲屋”也越傳越遠;到這屋來遊覽的人也越來越多。縣里爲了引來更多的遊客,又不失時機地增加了喝“百歲茶”這個旅遊內容,說是來這里喝了百歲老人燒的茶便能延年益壽、長命百歲。這樣,老人就每天燒茶給遊人喝,也收費。據說,爲了增加喝茶這個內容,縣里鄉里的領導曾三番五次地做老人的思想工作,說了好幾籊的好話,老人才勉強答應的。

說來也怪,現在人們手中的錢多了,反倒迷信起來。越來越多的人特地趕來這“百歲屋”喝“百歲茶”,好多人還是從外省很遠的地方趕來的。縣里的旅遊收入成倍地增長,縣長爲此還得到了市委的表揚。

沒過多久的一天,老人突然病倒,經搶救無效在醫院謝世了。醫師說是勞累過度引起的。

此後,漸漸地就沒人到“百歲屋”來了——因爲來這又偏僻又陡峭的山上看一間普通木屋實在是不值得。

作者韋健華:廣西作家協會會員。作品多次在全國各級評比中獲獎。

候最爲幸福了。我親眼看到了你們這些當初的樹苗變成了一棵棵頂天立地的大樹,作爲老師今天站在綠蔭成行的你們中間,我爲大家自豪……”

昨天校園里的莘莘學子,經過世事的浸染,歲月的洗禮,如今很多女同學已經從工作的崗位退休回到了家中。還有一些同學竟在家庭中當起了新一代人的爺爺、奶奶或外公、外婆。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眼即逝,可沉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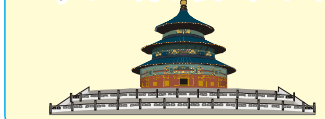
在人們心中的依然是那份不老的情意,尤其是同窗情最爲純真。我禁不住地登上前台,取出了珍藏的承載同學友情的兩件“寶貝”:一件是我在部隊期間同學曾理寫給我的兩封書信,另一件是同學們當年結婚時送我的請帖。我從窄窄的白信封里輕輕抽出保持原來摺疊樣子的書信時,還沒展信讀來,自己眼角已涌出了熱淚。當我舉起同學的大紅結婚請帖,說出同學和他們妻子的姓名,以及舉辦婚宴的時間地點時,其中當上局長的卜庭棟同學激動地跨

向前來,左手掀起眼鏡,右手連連拍着我的後背說:“難得,難得,真讓我這個老同學感動啊。”

同學之間的真情是任何金錢和地位都換不來的。在共進晚餐歸來的路上,細雨已停,但我更覺得這場同學聚會就是一場最好的春雨,它已澆入我盼了許久的心頭。同學之間只要常走動,我們的友情就會像春雨一樣滋潤心田,歷久彌新。

作者韓國光:安徽作協會員

中國讀者來稿



本來打算要在今年冬天里,天寒地凍的季節,等一場大的風雪過後,到大山里去踏雪,去嘗凌冽如刀的寒風,去賞山間溝壑的冰瀑,去嗅朔風托雪的勁松,去領略那“千里冰封、山舞銀蛇”的壯美與豪氣,可一個名副其實的暖冬,把我這願望要留到以後去實現了。冬天里不冷,冬天里忙碌的人們自然也就從容得多,於是少見那佝僂着、風雪中艱難奔波的身影。冬天里,也常常是一年當中最忙碌的時間,一連一兩個多月,工作一件接一件,事情一樁接一樁,有時還真有點崩潰的感覺。一天,妻建議說:應該放鬆一下了,“驢友”組織爬山活動,名曰“尋找三足獸”,強度不高,比較適合我們這年齡。聽罷,還真覺得有點身心疲憊之意,也罷,就放鬆一下我這“二足獸”吧,妻便報名了。

去的地方在昆崙山東麓,兩個多小時後,車在一個小山村停下,大家紛紛下車,整理裝備,片刻之後,已然一副標準的驢友裝束,登山鞋、衝鋒衣、手套、墨鏡、登山包、登山杖、相機、望遠鏡一應俱全,完全不是那“二足獸”的感覺了。忽然,人群中傳來音樂聲,一驢友居然還身挂一放音器,心生納悶,許有兩年多的時間沒參加驢友活動了,什么時間又時興起配樂登山?登山本是要聆聽自然、體驗自然、融進自然的,一直響着那么個詞調不搭的曲子,豈不大煞風景?於是出發後,有意離那“音樂驢”遠些,免得有礙這清新寧靜之意境。出發不久,我與妻便落在隊伍的後邊,看着前面很遠的大隊人馬,好不嘆息,又不是登山比賽,都着什么急?這清新的空氣使人不知不覺深深呼吸着,你跑得氣喘吁吁,還能品出這潤心的味道?這沿途景致多好,你匆匆而過,豈不辜負大自然的賞賜?那枯黃草叢中的嫩

綠新芽、那在微風中輕輕搖曳着的白絮、或棲于林間枝頭